

# 鲤跃龙门话周宁

## ——山水之间八十年脉动

□ 郑家志

云端周宁,缥缈仙境;和合文化,源远流长。

在鹭峰山脉的褶皱里有一座云端之城——周宁。县城海拔888米,是华东六省一市县城所在地海拔之最,素有“天然空调城”之美誉。周宁于1945年8月1日建县,至今80周年,是一个年轻而活力四射的县。

周宁县城所在地称狮城,东洋溪自西向东穿过县城,沿溪两岸三十六村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这里群峰如屏:北有麒麟山岗拂云献瑞,南有仙人骑鹤鸟瞰东洋,中有狮子山峰威镇城中,东有吉祥瑞狮把守城门,西有麻岭小雾仙风道骨。这里年均云雾日达92.5天,春夏秋冬之交更见云涛翻涌,群峰若隐若现于乳白色雾海,倘若行于周宁山谷街巷间,常有轻纱拂面,云絮缠腰,恍如踏虚而行,成就“云在脚下,人在云端”的人间仙境。这里森林覆盖率达72%,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极高,盛夏日均气温仅24℃,美其名曰“天然空调城”,是炎炎夏日中一方翡翠净土。

文化是一个地方的灵魂。我一直在探究周宁文化的底蕴。曾经从地理风貌上,探究了流经周宁境内的两大流域:一个是霍童溪流域,另一个是穆阳溪流域,她们就像一棵茁壮成长的树,又像流淌在周宁大地母体身上的两组蓝色的血管,静谧而和美。从“生生不息、天人合一”的视角,我把她们概括为“两条溪流一个魂”,这个“魂”就是道家自然的生态和美,和合文化。

所谓和合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主要表现为两种关系:一是“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二是仁和持中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季羨林先生对其解释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天人合一就是互相理解,结成友谊。”崇尚和合有礼的周宁,无论从自然生态的视角,还是从历史人文的视角,都值得我们去探究一番。

一个地方80年的建县历史并不算长,但它却如鱼跃龙门般跨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时光倒流几十年,这方仙境却是另一番景象——山高水寒,田土瘠薄,梯田如绿色阶梯悬挂在陡坡上,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啊!县志里记载的不仅是云雾诗篇,更有“地僻路遥,民生维艰”的叹息。当鹰厦铁路的号角在20世纪50年代的山谷间回响,无数周宁汉子肩扛筒陋工具汇入建设洪流,汗水浸透枕木,铁轨在鹭峰山脉的胸膛上倔强延伸——这是周宁人第一次集体向山外世界发出的宣言。

地理的隔绝并未禁锢心灵的翱翔。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20世纪90年代,一代周宁人从从事“车木”工艺到生产经营活性炭,从生产销售东洋里铸铁锅到广东赴广西生产铸铁管,从开办一个又一个工厂到大大小小的公司,从当上工贸公司老板到拥有北上广深等全国一二百个钢贸市场。

铁流千里,鲤跃龙门。奇迹源于敢闯善谋、抓住机遇、勇于开创。当改革的春风拂过闽东群山,新一代周宁人的目光早已越过重重关山。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弄堂里,响起带着闽东口音的吆喝声——五金店、水管店、钢材店、沙料场、扁肉铺如春笋般在异乡萌发。市场经济的惊涛中,这些从山坳走出的身影竟淬炼出纵横商海的胆魄,20世纪90年代末,“周宁商帮”已在上海钢铁贸易领域占据七成江山。恰似鲤鱼溪中蓄势千年的赤鲤,他们以血肉之躯完成了一场浩荡的“鲤跃龙门”。

读周宁,见精神。我以为,周宁人在那个年代创造的历史价值和时代精神恰恰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民创业的缩影,那就是“鲤跃龙门”的奋斗精神。

鲤跃龙门,又称鲤鱼跳龙门或鱼跃龙门,源自中国古代的民间传说,发生在今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所在地区(一说陕西韩城黄河龙门)。传说只要鲤鱼能够跳过龙门,就会变化



周宁鲤鱼溪 郑文敏 摄

成为真龙。还有传说龙门为应龙开辟,有诗赋赞曰:“阙之所成兮,得应龙之伟力”,当鲤鱼跃龙门时,就会有应龙盘旋上空。

鲤跃龙门,语出《辛氏三秦记》:“河津一名龙门,禹凿山开门,阔一里许,黄河自中流下,而岸不通车马。每逢春之际,有黄鲤鱼逆流而上,得过者便化为龙。”科举制度推行后,鱼跃龙门被用来比喻科举中试。后又喻举业成功或地位高升。唐·元弼有《鱼跃龙门赋》,明·高明《琵琶记·南浦嘱别》中写到:“但愿鱼化龙,青云得路,桂枝高折步蟾宫。”《水浒传》第一一三回:“正是了身达命蟾宫壳,立业成名鱼化龙。”如今,鲤跃龙门常被用来比喻勤力拼搏,砥砺奋进,敢想敢干,筑梦成功的历程。

我不禁在想,这种“鲤跃龙门”的周宁品格,是不是像极了从鲤鱼溪到九龙溪的个个文化意味呢?

鲤鱼溪在九龙溪的上游,溪长不足1000米,蜿蜒曲折静流淌了八百个春秋。郑氏先祖以“洛书河图”为蓝本,将村落布局成精妙的大八卦:溪流呈“S”形穿村而过,东岸“半月沉江”,西岸“石牛西卧”,两岸民居按震兑方位排列,船形宗祠、观音廊桥、鱼家林

公庙错落其间,暗合“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天地至理。更令人动容的是镌刻在族谱里的祖训:“溪中鲤鱼乃通灵之物,人鱼相守,世代不捕不食。”每当鲤鱼老去,村民便以郑重的葬仪将其安放于鸳鸯树下的鱼冢,香火缭绕中完成对生命的礼赞。这份敬畏,使鲤鱼溪成为全球唯一拥有鱼冢、葬鱼祭文和鱼葬礼俗的“神鲤秘境”,2008年载入吉尼斯纪录的不仅是年代,更是一曲传唱八百年的生态圣歌。

周宁有“鲤”,鲤跃龙腾。悠悠鲤鱼溪带着多情的一湾碧水穿过“东洋溪”后,越过进城丫口的“鼓音寮”,飞落在七步龙溪之中,它以最美的姿态、最响亮的声音,成就了华东第一瀑“九龙瀑”。

其实我更相信,我们所敬畏的那些神鱼都已越过了龙门变成了叱咤商海、问鼎学界、闪耀艺林的“龙”;同时,我们坚信,那些依旧留恋在鲤鱼溪、东洋溪的鲤鱼,他们将蓄势待发,有朝一日终会纵身一跃,龙腾四方。

我想,真正的龙门,永远矗立在故乡的云端。当游子们衣锦还乡,鲤鱼溪的清流便成为血脉归航的灯塔。那位守着祠堂的老

人之子在外几经奋斗后,毅然携妻返乡,在鲤鱼溪畔筑起古朴民宿:“不为牟利,只想让远客枕着溪声,触摸周宁的心跳。”是啊,这是回归者的心声——将闯荡所得化为滋养故土的甘霖。

如今的周宁,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曾经贫穷落后的山区小县,正在迅速崛起。鸟瞰周宁,两条溪流正奏响生态与发展的和鸣。芹山湖畔万亩高山云雾茶园翻涌着碧浪,采茶女的指尖掠过凝露的新芽;仙风山森林公园康养基地,疗养者沐浴着日光享受着云海;溪口峡谷漂流的皮划艇载着欢笑冲碎碧波;而后洋村的“三库+碳库”生态文明实践基地,孩子们正亲手栽种多肉,聆听“三棵树”的绿色预言。更令人欣喜的是,洁净的李墩不锈钢工业园与生态产业和谐共生。当避暑房车营地、仙风山森林公园在云雾间崛起,当夏季单日3万避暑游客涌入山城,周宁用行动诠释着:守护绿水青山不是停滞的守旧,而是以生态为舟楫,载动一个时代的发展潮流。

以“鲤”为根,化“龙”追梦。但愿山水相拥的云端之城不断鱼跃龙门,谱写一曲生生不息的奋进之歌。

# 大山里的“八一”学校

□ 闻舒文/图

“阿文,大石小学是宁德市唯一的由教育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办共同建设的‘八一爱民学校’,你应该来看看的。”明利兄已经再三邀约了,我确实有点盛情难却了。让我“难却”是对他近40年秉持初心、扎根乡村的敬意。

时序盛夏,我约上当年的“七星会”同学,一起去领略这所大山里“八一”小学的风采。

所谓“七星会”,就是当年在福安师范读书时,七个同学为组建“闽东山乡教育兴趣小组”而召集的骨干筹备会,明利兄是发起人。1984年,我们一众初中毕业的农村学子,都是中考成绩佼佼者,被福安师范学校掐尖录取,挺起了一个时代农村教育的脊梁。虽然大学梦被终止了,但农村穷苦的孩子,进入师范便是居民户,读书有米票菜票,还是很欣慰的。许多同学未经世面,不谙世事。叶明利同学比我们大些,思想比较成熟,在他的倡导下,我们七个同学忙忙碌碌,成立了“闽东山乡教育兴趣小组”,吸收了100多个会员,成立大会是放在学校的阶梯教室举行的,学校分管领导到会致辞,很给我们长脸。我们毕业后,这个小组居然成为“闽东陶行知教育研究会”的前身。那时候,我们开讲座,做研讨,办报纸,忙得不亦乐乎。我们的组刊是《乡音》,后来改为《展望》,我是主编之一。至今我的书房里还保存着那些手抄报。

那届学生4个班不到200人,大部分同学毕业后分配农村,许多都摆脱农村调到了城关学校,还有一些都改行做行政,有利的当上厅官,处级科级的也不少,唯有明利兄不改初心,一辈子扎根乡村教育。为了教育初心,他放弃了多次进城机会,在辗转8个村庄、执教8所乡村学校后,最后把自己的根扎到寿宁县最偏远的大石完小校,一扎便是20年。这份“迂腐”般的执着,许多人理解,但也让许多人感动。

车走高速由斜滩出站,沿着新拓宽的水泥路,一个小时就到了大石村口,一座古朴的观音桥跃入眼帘,边上就是大石小学的人口。明利兄到路口把我们迎入学校。他还是40年前入校时的朴素,只是岁月在他身上、脸上多了些风霜的印记。

大石小学是寿宁县凤阳乡大石行政村的小校。现在许多完小校已经消亡,而大石完小校还有80多个学生,这在整个宁德市都不多见。如果没有明利兄的坚守,这个完小校也许逃不脱了像其他完小校一样的命运,这点从村民们提到明利兄无不竖起大拇指的举动中得到确认。大石村原名大实村,因方言谐音,村中又有一块大石,写着写着就变成大石村了。大石村距



凤阳乡政府所在地6.5公里,是寿宁、周宁、福安三县交界处,全村人口3000人左右,这么多人口的大村在闽东山区也是不多见的,这也许是大石完小校逃避消亡命运的另一个原因。资料查得,大石村宋朝时便有詹姓迁居,迄今有800多年的历史,现主要姓氏为张,其他有十七个姓氏。

远远可见学校教学楼前面“清华北大从这里起步”几个鲜红的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几个字何尝不是明利兄的教育梦想?确实,恢复高考以来,从这里起步走进大学校门有260余人,其中不乏清华北大学子,硕士、博士研究生14个,确实不容易。

明利兄说,创办八一学校,源于受到从这里走出两个清华国防生的启发。兼之大石村历史上就是崇武之地。清初有位武将张志恭,曾任广东南澳总兵左都督,明清两朝通过科举曾出过7位庠生、贡生(秀才)。民国初年,毕业于福州马尾船政学校的张慕雄曾参加北伐,领兵北上,曾任连长之职位。

大石村还是红色文化底蕴深厚的村落。1934年底至1937年,国民党军队对闽东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叶飞等人率领闽东红军独立师转入三年游击战争。1935年1月后,闽东苏区革命力量被迫转入山区坚持游击战争,大石村就是掩护地之一,一些大石青年加入革命队伍。根据大石村革命后代传说,他们的祖辈曾经冒着被国民党砍头的危险,给深山之中的叶飞、范式人领导的革命队伍送情报、粮食、子弹,暗中掩护革命队伍坚持战斗到底。深山之中依旧流传着叶飞将军岩洞、将军石船的动人故事。

基于以上原因,明利兄从2015年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与部队取得联系,终于在2016年,73653部队响应中央军委号召,开始援建大石小学。十年来,73653部队多方

筹资300多万元帮助学校兴建了学校食堂、教师宿舍、篮球场、英模墙等基础设施,配置了教学一体机、电脑、空调等设备,捐赠体育器材、书包、图书等文体用品,不断改善学校的教学办公条件,丰富了师生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我们在校园一角的英模墙上,看到雷锋、张思德等十大英模的事迹介绍,他们凝视的目光,似乎与73653部队援建的教学一体机隔空对话,又像是一种革命后继有人的心灵默契。

虽然已经放假,但学校“山百合”读书社窗棂依然漏出书墨香。“山百合”读书社有7个教室小书角、10个校园小书吧、14个社区小书屋。明利兄创新推行的“五好主题教育”(读好书、写好字、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正借助读书社,滋润着孩子们渴求心灵,化作正能量伴随成长之路。

操场讲坛两侧的两株老柳将蝉鸣搓成迎宾的丝丝,那些丝丝啊,分明是绵延八百年的文脉。数十年的树纹里,刻画的是“读好书、写好字、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的殷殷期许,是十七姓族人“振我家风”的底色。这些丝丝终将生长为力量,陪护着莘莘学子在知识的天地里舒展枝叶。

如今,大石小学正擦亮“八一爱民学校”名片,见证国防教育与红色基因的深度融合。坚持立德树人,加强国防教育,厚植爱党、爱国、爱军的思想根基,已经成为大石小学的育人宗旨,明利兄个人荣膺“实时助学基金杰出教师奖”及福建省“百姓学习之星”。

从青丝到白发,从课堂到田埂,明利兄以一腔赤诚守护乡村教育的星火,让深山孩童的梦想照进现实,更让“八一爱民学校”的荣光与清华北大学子的足迹,成为这片红土地最铿锵的回响。

时光印记

## 时间的颜色

□ 杨夏添

### 橘子

外婆剥橘子给我吃  
说有一年带我上街  
我吵着要吃,她竟忘带钱  
外婆把惦记的事  
沿着橘子皮的白霜剥开  
把几瓣橘子肉掰好给我  
并看着我吃她的这颗心事吃下

### 影子和我

我的影子从小就怕光  
光会把它从黑暗中拽出  
每当我半夜开灯  
它就会现出原形  
藏在我的身后  
所以,每当我上床睡觉  
我都会轻轻把自己放下  
像团棉絮铺在床上  
生怕压着它

我想,它更应该装在夜的身体里  
那样它可以沉入湖底  
也可以驰骋夜空  
或者变作一道穿堂风  
活得不管不顾

### 二人书

该如何向你告白  
在一座岛上

出门散步的风  
搬家的白鸽  
和我们靠近的影子

我不想  
像水花藏在浪里  
没来由地出现在你跟前

新人新作

笨拙地打开折好的花瓣  
也不想  
向大海借许多烂漫的想象与修辞  
大声形容你的美好

多好,和你对着同一个海发呆  
做我的渔妇可好  
就在这座岛上,安一盞渔火  
白天,我起网打鱼,你分拣上岸的鱼虾  
夜里,我们学月亮躺下  
并排作两只小船

### 时间的颜色

一棵木讷的树  
可以朝着星星发十年呆,也不瞌睡  
一块岸边礁石  
听太阳昼夜咆哮,也不开口

也许,有很多时间  
在我桌前的那面白墙流淌  
冲刷走许多褶皱的记忆  
白墙也因此脱皮掉漆  
洗去许多表情  
但上面时间的颜色  
却一层一层在加厚

### 打手语

字与字之间可以打手语  
说书面语  
不过它们并不能  
听懂彼此方言口音  
将对活语活成两瓣  
一瓣肢体,一瓣表情

原来,可以从偏旁里的图腾  
大致推断来自何部落  
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它们通婚交配繁衍生息  
指认彼此如试探弥合口语障碍

